

■编者按

11月8日，我们即将迎来第十六个记者节，回首这一年，新闻记者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以犀利的笔峰揭露事件真相，用激昂的篇章报道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辛勤工作的身影。一篇篇深入的报道，不仅引起了百姓的关注，还影响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着历史，他们为时代而歌，为正义和真理而奋斗！



■本报评论员

“笔下有财富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誉毁忠奸。”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既有记者职业的神圣，更有肩上的背负责任与重担。

11月8日，是我国第16个记者节。记者节和教师节、护士节一样，一个不放假的节日。这一天，我州媒体人仍旧要奔波在新闻的路上，像战士一样以冲锋的姿态继续战斗，或为赖以谋生的饭碗，或为心系家国的情怀，或为匡扶正义的信仰。

有人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有人说

致敬媒体人

我们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媒体人这份职业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时代，变的只是传播方式，变的只是传播速度，变的只是传播语言；永远不变的是深入基层接地气、实事求是寻真相的职业情怀，永远不变的是凝聚正能量、传播好声音的职业责任，永远不变的是让新闻的价值无限延伸的职业理想，永远不变的是媒体人一直在路上并在一场场信息洪流的大决战中凭借“内容为王”的一次次胜出。

从“无冕之王”到如今调侃式的“新闻民工”称谓，从媒体占有优势资源到人人可为自媒体人，从传统媒体的辉煌到新兴媒体的强势崛起，尽管媒体人的地位不如以往，尽管媒体人的压力今非昔比，尽管媒体

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但仍旧不断有人选择进入，更可喜的是，更多的媒体人依然故我地选择了坚守。

因为热爱，所以选择；因为深情，所以坚守。媒体人的不离不弃，媒体人的自信执着，媒体人的主动作为，既是我州媒体人敞开胸怀拥抱新媒体的一种姿态，更是我州媒体人奋发进取的一次大胆探索。尽管起步较晚，尽管推进艰难，但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已让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与冉冉升起的朝阳。

在记者节即将到来的之际，我们真诚地向视新闻为事业甚至生命的全州新闻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让我们携手并肩继续为未竟的新闻事业鼓劲助力，为一直在新闻路上奔波匆忙的全州媒体人壮行！

我当记者的这些年

■格桑土登

半路出家当记者的这些年，有苦有甜，有感有获。

初次采访，既无经验，也无准备，便盲目应战。采访结束后，虽勉强写就了一篇消息，可第二天稿件见报后，我才发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写的稿件竟然被编辑老师改得面目全非。尽管消息的作者依旧是自己的名字，但真正保留下来的内容还不到三分之一。惭愧之余，我将见报稿件与原稿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我发现原来消息的标题过于冗长，更不要说画龙点睛了。导语不仅拖泥带水，而且还加了许多自己的主观评论，词语搭配也出了错。原来一千字左右的消息稿经编辑老师精心处理后，虽只剩下了四百多字，但从见报的消息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尾来看，完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老师，他们为打磨每篇见报稿件所付出的劳动与艰辛，读者虽无从看到，但他们对标题的精雕细琢、对文字的字斟句酌、对结构的精益求精、对图文的巧妙搭配，足见其严谨的作风与高超的水平。随后，我在编辑老

师的耐心指导下，渐渐摸出了一点门道。

“新闻全靠脚来写。”当我初次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特别纳闷。当记者不就是简单的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记一记、照一照吗？记得我第一次背着像机采访时，那感觉真美，可一趟采访下来，虽拍了很多张照片，但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图片却找不出一张，要么构图不合理，要么主题不突出，要么层次不分明。几次不成功的采访，让我尝试到了当记者的滋味。为尽快提升我的采访技巧与新闻写作水平，我主动拜经验丰富的记者与编辑为师，并积极寻找与他们一道采访的机会，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在一次次の実战演练中，我对采访与写作的关系有了更加直观了认识，我对记者的素质与要求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对认真与用心的思考更深入了一步，我对记者的责任与担当有了更深的感受；用心可以把事情做对，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好；新闻是一门实践学，只有多写、多练、多观察、多思考，才能写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和有精度的好作品来。

亚丁机场采访记忆

■陈杨

11月8日，又一个记者节来临。这是我从学校毕业后度过的第13个记者节了。回想起这13年来经历的点点滴滴，却又是如此历历在目。尤其是亚丁机场建设让我记忆犹新。

2012年2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了总投资为15亿的新建四川省稻城亚丁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位于海子山上的亚丁机场海拔高度4410米，要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修建机场，打通一条世界秘境与人类文明连接的“天路”，其难度可想而知。

建设世界最高海拔机场，注定是块硬骨头。谁来啃这块硬骨头？空军第九工程总队成为机场建设的最终中标方。海子山以古冰帽遗址闻名于世，九总队官兵却深感头疼。工地布满漂石，小则数十吨，大则数百上千吨，挖开地表层之后还有大面积花岗岩，这是工程最大的拦路虎。曾参加机场地质勘探的成都空军勘探设计所总工程师谢春庆告诉记者，海子山地层为细粒花岗岩，是硬度最高的一种花岗岩。官兵们为此吃尽苦头：推土机、铲运机开上去，坚硬的刀片、钢齿不到一个星期就磨钝了，钢斗居然被撕开了，装载机的大臂也被拉断了。

九总队迅速组织专业爆破队，选用荷兰、瑞士等国际一流厂家生产的空压机、潜孔钻对花岗岩发起强攻。然而，这些昂贵的装备一到高寒缺氧的工地，功率就大打折扣。在内地能打七八千米的钻杆，这里最多打到三四千米就断了；一个黑金刚钻头在内地能用一个月，在这里只能用一两天。在严寒天气中，官兵们操纵着20多台潜孔钻、10多台破碎机、30多台挖掘机一起上阵，24小时不停施工，机械维修人员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守在现场。冬季是高原最沉寂的季节。然而2011年的这

个冬天，工地爆破声昼夜不息，官兵们顶风冒雪，完成了道槽区土石方填筑及强夯，在大面积岩层上“啃”出长达4200米跑道的雏形。据统计，官兵们共打了15万个炮眼，长度累计达100万米。

随着土石方工程收尾，混凝土道面工程又开工了。这是决定机场能否如期顺利试航的关键。“高原混凝土施工，最怕的是雨水。”施工人员告诉记者，刚做好的道面，雨水一淋就打坏了，轻则修补，重则返工。可稻城2012年夏天的天气格外反常，从6月15日开始，工地天天有雨，时大时小，间或还有冰雹，施工黄金季成了变幻莫测的雨季。

官兵们只得跟老天爷“打游击”。他们摸索出规律，海子山经常是下午变天，于是抓紧早晨和上午的时间突击施工，下午派出观察哨，重点防范雨水冰雹。天气一变，全体动员，扛着防雨棚、土工布和塑料薄膜冲上去保护道面。还是有防不胜防的时候。一次，有230平方米道面还没来得及保护，被雨水淋了，现场施工人员主张简单处理，工程师曾永坤坚决不同意：“我们绝不能拿飞机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儿戏。”九总队政委陈勇现场表态：立即返工。这天，他和曾永坤领着官兵们一直忙到深夜两点。

从获得“准生证”到迎来首架民航客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作为全国唯一具有冰川地质的稻城亚丁机场，机场建设者们克服了冰蚀地质、石方量达70%、高原缺氧、雨雪天气等重重困难，让形似飞碟的机场建筑伫立在海子山上，用“稻城亚丁速度”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又一奇迹。

如今，亚丁机场喧嚣的机器声、有力的号子声已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过往客人。正是因为通过记者这项工作，让我通过笔记录了亚丁机场背后的故事。



雪花·记者节特刊

第2174期

“爬格子”的那些事

■叶强平

与“爬格子”结缘，还得从21年前在部队当兵时说起。

1994年4月，刚到武警理塘县中队不久的我在参加理塘县呷洼森林火灾了扑救战斗中，警民协力奋战火魔的情景，激发了我强烈的写作欲望，在指导员的鼓励下，连夜写了一篇不足百字的简讯寄往《甘孜日报》。

在我快忘记此时，一笔3元钱的稿费单让我从成堆的报纸中好不容易找到了那篇铅字的“豆腐块”，并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首发命中，注定“爬格子”将伴随我的一生。找新闻素材，打草稿，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到稿笺纸上，盖个免费的邮戳，一封封地“飞”到编辑部。

新闻写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作为一个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学习的我来说，新闻写作之艰辛可想而知。面对一篇篇新闻稿件如泥牛入海，我为了弥补自己新闻基础差的缺陷，我把每月为数不多的津贴用来买新闻写作书籍。白天参加军事训练，晚上，战友们下象棋、打扑克，我就躲在房间读呀、写呀，坚持天天看报、天天练笔。节假日，我总要揣上笔记本，虚心地向驻地老报道员请教，在我的勤奋与执着中，我见报的新闻稿件渐渐增多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小小的知名度。

从部队写新闻到地方写新闻，角色发生了变化，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为尽快进入角色，我开始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了解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跟同事们学简单的藏语。理塘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交通落后，为了采访，只要听说有工作组下乡，我就主动申请下去，一年下来，我跑遍了全县24个乡镇和农牧区，脸更加黑了，身材更加瘦削

了，骑马差点“挂”在树上了，但也学会了喝酥油茶、吃生牛肉和骑马过吊桥。工作组的同志休息时，我就开始整理采访资料，总结一天来的收获，寻找新闻亮点，提炼主题，谋篇布局。

2000年4月上旬，理塘县遭受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雪灾袭击，曲登乡上山放牧的牧民失去联系。我发现这个“特大新闻”后，主动要求请战。9日上午，我随工作组向该乡进发。公路上铺满厚厚的积雪，连路都很难分辨，尽管车轮挂上了链条但仍不听使唤，车“屁股”甩得很厉害，好几次险些车毁人亡。好不容易赶到得理沟时，超过1.3米深的积雪挡住去路。为了赶路，我同工作组一道，冒着严寒，挥舞铁铲，硬是在冻得比石板硬的冰雪道上辟出了一条雪道，待赶到乡上时已是次日凌晨6时许。我又强忍饥饿和疲劳，与营救小组一起，骑马寻找失踪的牧民，然而骑马不到一个小时，马儿便迈不开蹄，只好徒步涉雪前行，爬雪山，趟冰河，逐个山头寻找。饿了，吃一坨糌粑；渴了，抓一把雪，我这一坚持就是8天，脸因高原缺氧变得紫紫的，眼也差点被雪刺成雪盲，嘴唇开裂了，直至工作组找回170名失踪的牧民。回到县上，早已筋疲力尽的我打起精神，连夜赶写新闻稿，不久在《甘孜日报》、《四川日报》推出。让人高兴的事，该篇文章先后获得四川新闻奖二等奖、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第十五届地市级新闻奖二等奖。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渐渐学会了用电脑“一指禅”打字，也学会了用电子邮件发稿件。不过，我始终改变不了的，就是对“爬格子”的一往情深。

11月8日，记者节。

回望来时的路，12年，从刚踏上这条路时稚嫩的四处张望、好奇欢呼，到如今的娴熟、平静；从满足于伙伴们一起欢庆，到习惯性地记录一段文字来度过。连续写了几年，这一年我想说，依然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一直在寻找故事，讲好故事，做一个真正有故事可讲的故事。

和那么多可爱的同行一样，我早已习惯于穿行在人群中，或跟随在人后，去倾听别人的故事。平时，人们常说，她是记者，她很会说话。关于人们凡是记者都能说会道的这个看法，我个人的理解是，除了记者的口齿伶俐外，这个会说还包含着，记者的积累。我们在不断的采访中，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不仅倾听这些故事，还要把故事讲述给受众，于是，自然而然，记者也就成为了大家所谓的能说会道者。

今年9月，在走基层的采访中，我们采访组来到道孚县，听说甲斯孔乡试种了一批岗木耳很成功，于是便欣然前往。路途遇到的塌方、步行等都不用说了，这早已是高原记者的家常便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采访的内容不只是试种成功的喜悦。乡干部将我们接到村上的木耳种植点，没有想到好多村民都等在了那里，并且还给我们献上了哈达。作为一个在高原上行走了十几年的记

者，我知道，村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甲斯孔乡距离道孚县城只有70来公里，但一直是泥土路，越野车从县上到乡上也得两个小时。最为重要的是，村民的收入来源非常有限，9个村中有6个村都是贫困村。两个村试种木耳的成功，让村民们喜形于色，并希望扩大种植规模。然而，销售的难题摆在了村民们面前。坐在地边，村民们就那样充满信心地给我讲述着甲斯孔沟里的这些生活、这些故事。我知道，他们信任面前的摄像机、信任我手里的这支话筒。他们希望我的身份能把他们在脱贫致富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却依然努力向前的故事传递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一天的采访，我真的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百姓、受众托付的责任。

这样的故事在我的生命中经常碰到。如果有人问我：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做一名雪域高原的新闻工作者吗？我会毫不犹豫的大声告诉他：我会！因为，我热爱着这份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期待和充满了责任感的职业。各种各样的经历让我的青春如此多彩，各种各样的生活故事让我的人生如此丰满。当镜头与文字能够传递光辉能量，书写人间正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和更重要！我们逝去的青春、我们的阳刚热血，我们的日子，已经跟新闻事业紧紧环绕，无法分开，坚守初衷，寻找新闻故事，我会一直在路上！

基层采访感触深

■刘炳科

一晃，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干了近7个年头。7年中，我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慢慢地成长为能够独立采写稿件的新闻通讯员，这期间的各种经历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记得2009年的6月，刚调工作岗位的我，满心喜悦地接到了生平第一个采访报道任务。拿着单位的单反相机，独自一人美滋滋地来到了活动现场。作为一名通讯员，优先进入了活动场地，但毫无经验的我，如同一只无头苍蝇在那里“上蹿下跳”，拍着一些毫无意义的照片。忙活了整整一个小时后，带着资料 and 上百张照片回到了单位。面对带着这些资料 and 照片，我一筹莫展，完全没有着手的方向。通过查阅资料、翻看同行们的文章，在花掉很长时间之后，我勉强凑出了我的第一篇新闻通讯稿，并发往了报社。此后的几天里，我天天瞄着《甘孜日报》，然而希望变成了失望。

作为一位新闻从业人员，工作和生活中最缺少不了的就是出差、下乡。2011年元旦节前一天，我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要我随县老干部慰问团采访报道。记得在雅安慰问老干部时，刚逢二郎山大雪，小车驾驶员早上6点从康定出发，抵达雅安时已经是下午1点，而且比头车晚了近一个小时，慰问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下车后，我们立即拿

出相机、摄像机赶紧补齐需要的资料和素材。活动一结束，慰问小组又踏上了去下一站的旅途。几位记者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只能继续前行。当天的行程完毕时，已经是晚上10点。为赶写的传递新闻稿件，我们只好继续战斗。事后的那种累和饿，让我真正领会到了什么叫饥肠辘辘和如饥似渴，所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饥饿和劳累而影响报道任务。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新闻通讯员如何与被采访对象打交道，确实是一门学问。今年9月，我陪同康巴卫视的两位记者在乡下采访时，第一天，被采访对象的主动配合，让我们的采访进行得顺风顺水。然而，第二天的情形却完全“冰火两重天”：看着镜头里他们那一张张极不情愿脸，我心里特别着急。几经启发，收效甚微。不得已，我只好生硬的藏语同他们交流沟通。经过一番沟通交流之后，我发现被采访对象的不配合，原来是因为部分村民对他的种种流言蜚语。如何打消被采访对象的抵触情绪？我挖空心思，总算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并最终圆满完成了此次采访任务。

从事新闻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出彩、很刺激，但只有当真正从事了这份职业后，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尽管工作辛苦、艰苦、清苦，但我却因热爱而选择、因深情而坚守。

难忘的深圳采访

■宋志勇

“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15日至19日在深圳举办，请你把采访和衣服准备好，5月13日出发。”当我接到采访时，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这毕竟是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深圳特区。

当天夜里，我便开始查阅有关深圳特区资料。14日，在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阿连的带领下，我与《经济民生周刊》主编袁飞一同来到双流机场，并顺利地登上了飞往深圳的航班。到达深圳后，第一感受是热，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之美。15日，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始。这天，中央领导来了，我州展馆开馆了，活动陆续进行着。我与袁飞老师不仅忙碌着记录，也不停在寻找最佳位置拍照。

从15日到19日，在袁飞老师的指导

下，我们不停地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与驻地间往来奔走。这期间，我从袁飞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采写技巧，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州名优特产品“叫卖”文博会的这篇文章，无论是文章的标题，还是文章的内容，袁飞老师从一开始就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个细节的采访工作，并从不同角度拍下心中最理想的新闻图片。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刘奇葆在视察我州展馆时，袁飞老师抓拍的这张图，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在深圳采访期间，我们先后为本报发送了消息、图片新闻、通讯等一系列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并得到了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认可和深圳同行们的认可。

下笔追忆往事，想尽量展现回忆之美，却有着些许的辛酸于其中，而经历的那些苦与累，却写不出当时的滋味。